

# 鮑羅廷雜記

楊樹人

去、去、去、卡馬拉鮑羅

廷

我最先知道鮑羅廷這個名字，是北伐成功、克復上海以後的事。那時我在上海讀書，緊在清黨前後，黨軍政治部的宣傳隊貼出「去！去！去！去！卡馬拉鮑羅廷！」的標語。當年宣傳隊就地取材，搜購土法製造的紅黃綠色的粗紙，裁成長條，用毛筆寫成標語，貼在牆壁上、電線桿上，以及一切可以張貼的建築或車船上。一次我在衆多的標語中，發現上述標語，張貼得特別多，而且在我這門外漢，頗覺這條標語文義晦澀費解，因此有較深的印象。（我至今還記得最先到這條標語的牆壁和地點，歷歷如繪。）

事後，我弄清楚了，這鮑羅廷原來就是蘇聯共產黨假借第三國際名義派來的代表，指揮沒有民族與國家觀念的一羣暴徒，不只是陰謀而且是公開的奪取黨權，更進而要消滅中華民國，不免心驚痛恨。但是所不解的，這樣的人，何必還保存他「卡馬拉」的稱謂？自然，這其中可能含有幽默和諷刺的風味。此所謂「卡馬拉」者，與英文的「同志」發音並不完全相同，倒是和德法文切近，

俄文有時也用，但通常另有俄字（托瓦爾希威）。我當時既不懂德文，又不通俄語，所識法文亦極有限，彼時只是查悉其為「同志」之音譯而已。

接着，共產黨的計畫失敗，報載鮑羅廷這個罪魁是由俄羅斯人從海參崴派船去漢口接回蘇聯。我又所不解的，當局何以放他逃走，照理一條三千噸的舊商船，是不能越過我們長江的層層封鎖線的，如果決心不讓他逃走的話。

不過，這自然是我年幼不懂事，而此後我也不再把這個「革命」（造反）的販子放在我的記憶之中了。

## 莫斯科行役

然而，事有湊巧，我依然沒法忘記了他。民國十八年我竟然到了莫斯科。

我於民國十六年冬天修完學分，原只望在上海商界得一餬口的機會。可是做生意之願未遂，反在上海特別市政府的農工商局的第二科（主管商業）當了一個起碼的小職員。差事是經過考試得來，先是臨時性質，接着又正式任用。這是不會和俄羅斯發生關係的。可是，十七年多經過外交考試，在外交部當學習員三個月完了，便在翌年二月底，被派去駐蘇聯大使館服務。五月下旬

成行，在哈爾濱因張學良搜查蘇聯總領事館，接收中東路，幾乎不能通過。由於蘇聯慣用兩頭外交，認為我是南京國民政府派出的服務人員，與東北地方政府無關，所以簽證放行。六月初平安到達。

因為職務上的需要，不得不認真學習俄語，研究俄情，包括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一切公開活動和秘密陰謀在內。我立刻便從使館的前輩同仁處得悉，所謂鮑羅廷者（這是假名，真名已由蔣夫人撰文揭曉），依然健在，不但免於處死，而且還負責發行（編輯）一種英文宣傳刊物。

我當時初習俄文，每以不能早日直接暢讀俄文書刊為憾。莫斯科鐵匠橋地方有一個國際書店，有俄人用世界各種語文發行的刊物，包括中文在內，許多中文刊物是用型經紙上等油墨精印，遠非俄文刊物可比，俄共的處心積慮，令人驚駭。我每次前往，都細載而歸，其中頗有在國內看不見聽不到的文件。

我還記得有一本，第三國際頭子曼諾伊爾斯基（Manuilsky）痛斥李立三的英文小冊，把共產黨內訌的情形，赤裸裸的說出。其措辭之嚴峻，甚於父之教子，而譏嘲怒罵，則又尖刻異常。毋至今還記得有這樣一句話：「你李立三，在蘇

聯略暗稱是，一回到中國，便一切丟在腦後；你倒是一個革命角色，不過是一個糟糕的布爾什維克噢！」

我讀這類的書刊以後，覺到第三國際紀律相當殘酷而嚴格。大概鮑羅廷是不敢妄作主張的，如果他是嚴守本分，凡事奉命而行，縱然失敗，他不會「犯死罪的」。這種推論也間接證實了使館同仁鮑氏依然健在的說法。

中東路案不久便演變成中蘇斷絕邦交的局面，七月下旬我便隨使館同仁撤退到芬蘭待命。這期間仍然有機會繼續學習，並研究俄事。

### 托洛斯基攻訐史達林



鮑羅廷的嘴臉。寧漢分裂，全面清黨，鮑羅廷回到俄國後曾負責主編英文刊物，有人說他回俄國後即被清算下落不明是不確實的。

由於中蘇情況愈見惡化，而蘇聯又用武力奪去中東路，逼迫東北當局簽訂所謂地方性解決協定，邦交難以恢復。十九年四月我奉命調派柏林服務，開始學習德文，進度比俄文快多了，大約在夏季，已能讀書報，十月便去大學註冊聽講。就在那時讀到托洛斯基在聯共中央攻擊史達林，應對中國革命失敗事件，負完全責任的文章，以德文發行的小冊。發行德文版的理由，據我猜測，第一是因為原文不見得能在俄境出版，即或獲印行，亦無人能看到，恐亦無人敢看。第二是托氏存心要向國際共產黨人宣傳，特別是對德國的共產黨；當時蘇聯以外，德國共產黨勢力最大。第三是托氏通曉德文。他雖曾自述，他說德語，德國人聽不懂，但是他能讀德文是沒有問題的。至於能否親自動筆，則不重要，德共以及德國人通俄文能代譯者太多了，托氏有許多著作都是以德文出版的。

這本小冊是俞大維先生（當時他主持的商務調查部是附設在使館之內）送給我的，並且有他的親筆題字。此書在家鄉淪陷後為匪幹抄去。從這本小冊，看到托氏的辭鋒直對史魔，一切責任歸之於他領導的錯誤，並未指責鮑羅廷氏，我更相信他氏可以擺脫責任。其實托氏獨責史魔，乃是紅朝的内訌，並不實在。史魔獨攬大權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後之事，寧漢分裂時期，他還在時而聯右擊左，時而聯左擊右，顯然未能包辦第三國際的勾當。

我在一九三一（民國二十年）、一九三

三、一九三四幾度經過莫斯科，最後又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再度奉派在蘇館服役。曾屢與同仁談到鮑羅廷，據說，在中蘇關係較好時期，每年雙十節，鮑氏並到大使館酒會舉杯祝賀。有人戲問當年事，他但笑而不言。其在蘇聯的職務，仍然是主編英文刊物。

我在一九四五年歸國後即脫離外交公務，便不再留心此人的下落了。因聞有人認為鮑氏返蘇以後，即踪跡不明，恐已遭「清算」云云，故便筆寫出所知，以供參考。

附帶尚欲就俄共所謂「清算」一辭，略為解釋。俄文此辭為 *Исчиновати*，係來自德文。德文直接引用外文，動詞向例在原文語根之後加 *-en*。俄文轉引此類德文，又誤將 *-en* 併入語根，再加 *овати*。在語言邏輯上殊非必要，而且不通可笑，但在語言實際傳播上則多有其例。

清算一詞之語根來自拉丁，乃「流動」之意，商界及法界用為結帳及清算或清償，即係我國俗語中「算帳」之意。其形象意義亦與我「算帳」之形象意義相近。共產黨人用此字時，含義甚廣，「自白」「申斥」「重學習」，「改造」，「發配鮮卑利亞，或新疆附近之阿拉木圖（托洛斯基及布岡寧均曾去過此處）或 Murmansk」，「下獄」，「服毒」，「自殺」，「槍斃」，均有可能，輕重不等，並不均保「處死」。所謂鮑羅廷遭「清算」云云，不宜了解為已遭殺身之結局，而且事實證明他當年還從容自在的活着。希望了解俄事者，不宜深入聯想，必須詳查事實。